



名家美文

雪晴集的雅

□ 梁瑞柳

草根,声名暂不能远足。

长卷所书内容是刘鸿洲先生自己的文章,三千多字,以楷书之。整幅作品,金钩银画,气息平稳,内力深厚,布局严谨,让人不能不佩服刘翁书功的结实。

凤凰因了沈从文,这只雏鸟才越长越大,越飞越高,越飞越远。而最近几十年,又因了画坛怪才黄永玉,更将凤凰搅得风生水起。一江沅水,满城文化。两位巨子,光焰万丈!

沈黄叔侄的光焰虽可照亮凤凰,但有时又未免不遮蔽了其他人的光彩?

刘鸿洲书画雅致俊朗,曲致有性,无论山水花鸟,古神今韵,自成风格。且为黄永玉嫡传弟子,但在业界,并不声名响亮。

朋友介绍,黄永玉当年落难时回到凤凰,时人避之唯恐不及,但作为知青的刘鸿洲,却从下乡的知青点跑来探望落魄的黄永玉,并说,老师不要愁,我们就是砍柴也要养活您!

世危见真情。“顽童”黄永玉被感动得泪眼婆娑。这个乐天乐地一辈子的老头,记住了这个憨实敦厚的湘西汉子。

我再一次侧望身旁的鸿洲先生,他仍然是一派谦和,淡定,憨厚,既有君子之雅,又有田园之气,让我想起被称为“田园宰相”的王愨山先生,我们第一次相见,其情状,气味何其相似?

我又一次转身凝望沈从文的半身塑像。慈祥,温文尔雅。历经坎坷,但脸上见不出沧桑。此前,我在凤凰的文昌阁小学参观时,在一棵百年楠木面前驻足良久,怎么也想不到,一代文豪,当年被老师罚跪在这里时,竟是一个顽劣少年!如果说黄永玉小时候可以上屋揭瓦,倒是让人

不觉费解。但沈从文举手投足,谦谦君子,慈眉顺眼,一派忠厚。这样一位敦厚的长者,实在看不出有顽劣的基因。

我思我索,恍惚间突听有人招呼,大家一起来合个影吧!

这是雪晴集庄主李文彦的声音。当年他和父亲李顺民,就是追随沈从文的脚步,由海南而来凤凰。他们当然看到此处的商机,看到此处发展的未来,但内在的,也许更重要的是,的确有一种文学的情结,是对文学大家的仰慕,

李文彦不仅是一位儒商,更是一位文学的赤子。那种从骨子里透出的文人的味道,那种对文学眷恋的执拗,那种行事的风格,那种充满理想色彩的追求,那种新奇又不失古风的创意,注重情感,情趣,情调,莫不铺满了文学的底色。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我的另一位朋友叶文智。

生活中,我们常见那种口若悬河,信马由缰的人,起初还让你刮目相看,久处方知是夸夸其谈而一事无成的论家。文智是言行合一,总能将他的奇思妙想付诸实践敢想敢干的“行动领袖”。他的每一创举,都搞出很大的动静,他的每一动静,都取得很大的成功。湘西,是他文旅布局谋篇,运筹帷幄的首创地。无论是飞越天门,还是棋行天下,尤其是插上当今媒体的翅膀,总能万众瞩目,举世皆惊!事件虽已远去,但它都已成为这片山水厚重的文化积淀。

文化便是如此的深远,它如一根长长的丝线,牵绊你的灵魂,触发你情感的多种音符,弹拨出心中最美的歌曲。

雪晴集,就是被这种音乐缠绵,它沉浸在沈从文文学中,一楼一阁,

一亭一廊,一石一水,一草一木,都被文化深深的干预,演化成一个个湘行散记的园林,与其说他是民宿,倒不如说他是“文宿”。即便是一位对沈从文并不太熟悉的人,在此逗留半日,也会被他深深感染,知道了从文之于凤凰,有一种血肉不能分离,水乳天然交融的情愫。他是这座古城的文脉,是这片山水的灵魂。

我漫步于雪晴集亭阁廊桥,山道石栈,心想,这不就是对沈从文散文的沉浸式体验?几乎无一处不弥漫沈从文的气味,几乎无一处不是沈从文的符号。但唯一遗憾的是,整个雪晴集,缺了一点沈从文的真实,哪怕是只字片纸的文稿,也可以让我们触摸到大师的体温。

这让我想起十几年前的一桩旧事,当时我们一行文人来凤凰采风,住在一个较为简陋的酒店。叶文智闻讯后,执意要将我们换到他麾下的万寿宫。他在电话中言辞恳切的说,立马换过来,你们来我的万寿宫,绝对会有不一样的感受!

连夜搬迁,果然让我们一惊,万寿宫堪为当时凤凰住宿翘楚。他的精致舒适的确令人感叹。然而这还不是不一样感受的全部。

第二天晨起,漫步庭院,忽逢一微掩大门,好奇心促使,推门而入,晨曦中只见扎染布悬挂于高耸的梁柱之上,跌宕起伏,大开大合,一派旧时染布的气派。朋友中湘西人氏凌宇介绍说,这是凤凰的扎染,不输贵州蜡染。闻言,大家便对那染布投去别样的眼光,禁不住赞叹一番,称道万寿宫布局,有艺术的眼光,采掘住了凤凰民间艺术的瑰宝,其营造的意境,与众不同,别开奇境!

当大家正沉浸于扎染的欣赏中,忽听有人大声叫道,快来快来,这里

还有好东西!待大家走过去一看,不由得暗暗叫好,玻璃柜中,居然展示黄永玉的数十幅真迹,虽多为小品,但其间洋溢的黄氏独有诙谐,幽默,智慧,变形,夸张,鲜明的特色,让这些小品大放异彩,叫人捧腹大笑,回味无穷。

仅此一举,便让这小院熠熠生辉,流光溢彩。

大雅大俗。凤凰的这个早晨,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。

有朋友认为,文化和旅游,两者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东西,前者是民族的灵魂与集体的意志,它自觉和不自觉得渗透于一个群体中每一个人的血脉中,影响你的行为规范,左右你的精神认同,形成强大的内生动力。

好在文旅的融合,已成趋势,业界一批优秀的领跑者,已经深刻认识到文化之于旅游,将是长久生命力的关键。人们知道,一篇《岳阳楼记》,让这座千年名楼,屡毁屡建,已为不朽,这便是文化的力量,经典的胜利。

雪晴集逗留两日,竟让我弄不清这是沈从文纪念馆,还是凤凰高档的民宿?它的文化的含量,已经让凤凰郊外这座山野民宿趣味横生。

(作者简介:梁瑞柳,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,湖南省散文学会会长,国家一级作家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。有《秦时水》,《雾谷》,《散行散记》等300余万字作品行世。)

天涯诗海

三江源的流向

(外二首)

■ 唐鸿南(黎族)

还有什么可说的
神话也流出来了
传说也流出来了
三江源的气概
也长满了结绳记事
一条流成山的体魁
一条流成水的性格
一条流成林的形象
滚滚而来的三江水脉
汇流成一道道水系的
原声

总被那些无形的土方
言封存

有的被载入经纶
有的被黎话传颂
有的被江水转动
然而,他们最期盼的
还是要回家
回到五指山脚下
回到袍隆扣身边
回到三江源头
回到最初生命里
茫茫雨林

告诉一棵槟榔树

槟榔树啊,槟榔树
请你压住我的头顶吧
你就这么一个圆圆的
果实
把大片大片的森林地
绿
结下那么多雨林的秘
密
我的天空
立刻在你的脚下
铺满蓝天和流云盎然
过去太多太多难言
的尾巴

竟然被你,三月
那般的温度染红
无须让我告诉我的同
胞
无须让我告诉我的恋
人
你所有要说出来的情
话
我不一定需要告诉所
有的人

铜锣声声

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
我就开始怀念你
那些遥远,而又
没有遥远的铜锣声声
就是母亲劳作归家的
叮咛
就是父亲守着山兰的
梦想
就是我小时唧唧呀呀
的呼唤
你就是这样漫天地飞
舞

闯进森林密布
你还会
告诉每个山人
告诉每片树叶
告诉每条河流
告诉每滴酒液……
铜锣声声 声声铜锣
就是黎人的亲兄弟
就是黎人心心念念的
祈祷声声……

满室生香。

雪晴集书画室,高古质朴,有林下风致意境。这种地方,对于一个稍通文墨的人,会感觉被高贵包裹,茶香,墨香,檀香,微醺中让人醉意朦胧,仿佛自己也高雅起来。

我立于一幅足有十多米幅轴的长卷前,凝神端详凤凰县当地一位书画家的书法作品。

作家范诚介绍,书画家刘鸿洲已年逾八十,质朴端方,内敛热情,因为

时光荏苒

母亲的菜园

□ 胡美云

关于老家那小小的菜园子,已经在城市生活了许多年的母亲,有着许多美好的愿望,它打发着母亲许多寂寂无聊的时光,也慰藉着她的一腔切切思乡情。

今年暑假来福建小住的母亲,晚上睡觉前与我闲聊时说得最多的就是她的菜园子。“我那菜园子多好啊,我是真的不舍得让它荒着啊。”

母亲说起菜园的语气与神色是那么的生动,带着满满的孩子的气的自豪与炫耀,却又透着苍老的无奈,与深深的想念。

母亲心念着的那块小菜园我是知道的,也无比熟悉。它就在老家房子的附近,前依水塘,背临大路,

位置是真正的好。那儿原本是块荒废着的坡地,上面积满了碎石玻璃和瓦片,也长满着杂草和荆棘。

我出生的时候正好赶上分田到户,一家三口分到三份田地,母亲勤劳能干,交完税后一家人的温饱是完全无忧的。母亲还会动着心思种时蔬,更换着餐桌上的小菜。但是,随着两个妹妹和小弟的出生,家里的菜地很明显不够用了,青菜渐渐供应不够。

正是这时候,母亲看中了那块荒废着的坡地,坡地临着水塘,水源不愁。母亲鼓动父亲与她一起开荒的理由很充足:别看坡上都是石头玻璃的没长相,但那里是块肥地,看

亲情家事

天气预报

□ 杨蕾

下午,我在单位正忙得不可开交,突然手机响起,一看是母亲打来的,我随手就按下了免提键。只听母亲说:“天气预报说今天有大风,还要降温,一会儿下班后一定尽快回家……”没等母亲说完,我简单地应了一句就挂断了电话。同事王姐看到后对我说,以前她的母亲也是如此,可如今那个提醒她的人不在了,甭管天气怎么样,再也没人给她发天气预报了……

平日里,我也经常听同事们说家里的老人对天气预报最上心,看完《新闻联播》一定会守着电视机等着看《天气预报》,有时看完了中央台,还要继续看地方台,明明是最少出门的人,却对天气预报特别着迷,大家纷纷表示不理解。王姐的那番话,好像一下点醒了我。

这时,办公室外的树开始晃动,楼下电动车的报警声此起彼伏,室内的窗帘也不时被吹起。真的起风了。风声时大时小,看样子一时半会儿风停不下来。于是,我赶紧拨通母亲的电话,告诉她我会晚一点到家,并让她放心。

下班时间到了,但同事们一直等到风渐渐变小才离开单位。晚饭后,我不经意地瞥了一眼桌上的台历,上面赫然写着一行字:

今日下午有大风,降温。这是母亲的字迹,或许她是怕自己忘了,才把天气预报记在了日历上。

姥姥生前也是如此,她老人家不仅关注天气预报,还专门找了一个小本子做记录,每当有恶劣天气来袭,姥姥就会给孩子们挨个儿打电话。母亲不像姥姥那样记录,只是会把一些突发的,或者她认为重要的天气预报记在台历上,并对我叮叮呀呀嘱咐。

晚饭后,我站在阳台上望向远处,外面的树直直地挺立着,夜空明净透亮,天上的星星看起来比以往还要近一些。谁能想到在如此静谧的夜晚来临之前,曾有过狂风大作?

老话说天有阴晴,天气的变化谁也无法左右,但是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却是永恒的。她没有办法改变风向雨势,却想用自己的方式帮孩子躲避一些风吹雨打。我曾在一位同事的手机上发现,她的手机界面竟然有两个城市的天气预报。同事告诉我,除了我们所在的城市,另一个是她女儿读书的地方。原本隔着千山万水的两座城,在母亲的眼里也可以变得很近很近,近到足以并排放在手机屏幕上,近到能够装进一颗心里。

那些草的样子就晓得了。

抵不过母亲三天两头的念叨,父亲终于同意与母亲一起开荒整菜园子了。说的时候容易,做起来却并不是件轻松的事。那段日子,父母每天忙完田地的活,做完家里的事,就开始到坡里那儿,除杂草,砍荆棘,捡起玻璃石头一筐一筐地挑走。然后就开始松土,整成型,围篱笆——防止邻居的鸡鸭进菜园子吃菜。

母亲是个极勤劳的人。菜园子离家近,只要家里的事忙完了,稍有点空闲,母亲就跑到菜园子里忙碌起来,容不得菜园子里有半点杂草。所以,在母亲的小菜园子,是绝对不可能出现陶渊明诗中所写的“草盛豆苗稀”的情形。

小小的菜园子,总是被母亲种得满满当当的,不仅家里饭桌上的青菜日渐丰足起来,我们解馋的零嘴也一并多了起来。母亲种上了西红柿,还种上了西瓜和香瓜。西红柿可以当蔬菜,但更多的时候是被

我们当水果吃了。西瓜和香瓜就更不用说了,它们是炎热的暑假里,我们随父母一起下田地干活的巨大动力。

后来随着我们长大,陆陆续续离开了故乡,母亲不需要种许多菜了,她将其他的菜园子改了种油菜小麦,只留了那块小菜园专门种时蔬。

再后来,父亲辞世,我们不甘心母亲一人独自在家,由小弟接母亲到常州和他们一起居住。离开老家的前几天,母亲就在操心着小菜园的归宿,那种操心与不舍,就像在为自己的孩子找个满意的婆家。最后,直到将菜园子托付给一贯与她要好,和她一般勤劳的大嫂,方才放心,安心和小弟去了常州。

只是,如今大嫂也要离开故乡到上海生活了,母亲的那个小菜园子终究还是没有逃脱闲置荒芜的命运,牵动着远在他乡的母亲的心。

小菜园成了母亲的挂念,成了母亲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四季回音

以秋的高度

□ 杨龙美

秋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,它需要一段松松垮垮的时间,好懒洋洋地晒一晒这正好的阳光。它需要在一个舒适的下午,把已有的收获打包,然后寄给那些一直陪伴着的风雨,也寄给一小撮枯萎了的树木、花草。它知道树木会在来年返青,花草也会再次鲜艳美丽,季节的轮回如同一场安排好的舞台剧。秋现在在唱主场,它把春的字幕打在天空,把夏的火把举在胸前。它想尽量避开寒冬的侵袭,好营造出一个刻骨铭心的浪漫氛围。那些飘飞的片片枫叶,那艳艳的透亮地红,是秋正在追寻的爱情。

枯萎与美艳并存,这是秋呈现的景致。枯萎里有疼惜。委婉的琵琶声,单薄的竖笛,鸟儿飞来又飞走。一个人面对夕阳站在路口,他用最深的情,唱一首可以穿透时间风沙的歌,因为他笃定,该来的总会来。

此时的爱情开始向深处延伸,如潺潺流水,清澈、隽永。踩着一大片的落叶,不紧不慢地走,脚下是别样的抒情,别样的咏叹。多么含蓄,多么深情,多么坚实!

秋的天地一望无际,秋的悲情与喜念糅杂在一起。秋使一个人

变得深沉,秋让平凡的生命,有了轻重承接的定力。

秋写下的是一本巨著。它写消亡,写等待,写重生。它写伟大与渺小,写浩瀚与细微。它写一段光阴里的黑白交替,写一个人的青春留下的最后的激情。它写大地的丰盈与荒凉,写天空的高远与乌云的压迫。

一个人已经把秋坐实了。他是儿子是父亲,是甩开臂膀的弄潮儿,是用一根根掉落的灰白发丝换来精神馈赠的,仰天长歌的智者。他的秋天,菊花盛开在后花园,他梦的长廊挂着粒粒饱满的紫葡萄。

秋的夜晚越来越深厚了。月光撇开朦胧的帘子,思念的秋水在湖里悠悠自成涟漪。秋把一个愁字挂在耷拉着脑袋的柳枝上,柳枝的衣衫换了一半。

夜深处,梦的影子被隐隐约约的琴声绊住。春天走得太急了,它把一粒红豆放在襁褓里。秋该把它送给谁呢?

秋天的杨树穿着一袭黄衫,使人想起幸福的黄手绢。一大片的杨树林就是金黄一片的黄手绢,它们像波涛汹涌的浪涌进你的眼前。那是诗意的浪,幸福的浪,那是一个人爱的最热烈的渲染。

犁铧

□ 姜利晓

农人,总是用你和这土地深入浅出交流,多少年来的相濡以沫,彼此早已是那样的心有灵犀,被犁铧翻遍,泥土之下,藏着农人一个个的梦想。

瘦骨嶙峋的样子,骨骼却依旧硬朗,多像是祖祖辈辈的农人,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,打磨出了他们那钢铁般的骨骼。

舍不得闲下来的犁铧,总是被打磨得锃亮,就像是舍不得闲下来的农人一样,泥土里,藏着他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光。

仿佛是一支别样的大笔,在这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别致书写,那郁郁葱葱的五谷,那满目葳蕤的风景,都是被你书写出的葱郁。

当我们享受着一日三餐和人间烟火的美好时,犁铧之光,是最晶莹剔透的闪亮……

秋不再萧索了,秋的交响乐千回百转。蓝天白云是知音,高山流水来助兴。秋把厚重刻进大地的深处,也融进一个人思想的深处。

秋不用浓妆艳抹,它是本色上场,好似一半海水对弈一半火焰。

秋是顶天立地的巨人,它借风的手把大地清洗了一遍。秋风扫落叶,扫扫清爽,连蓝天也跟着澄澈了起来。

秋看到风在转向,它顺着来路追寻过去的记忆,那些遗漏的糖粒正在沉睡。秋给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收尾。从前的事情太久远,它也要枕着月色慢慢回想。